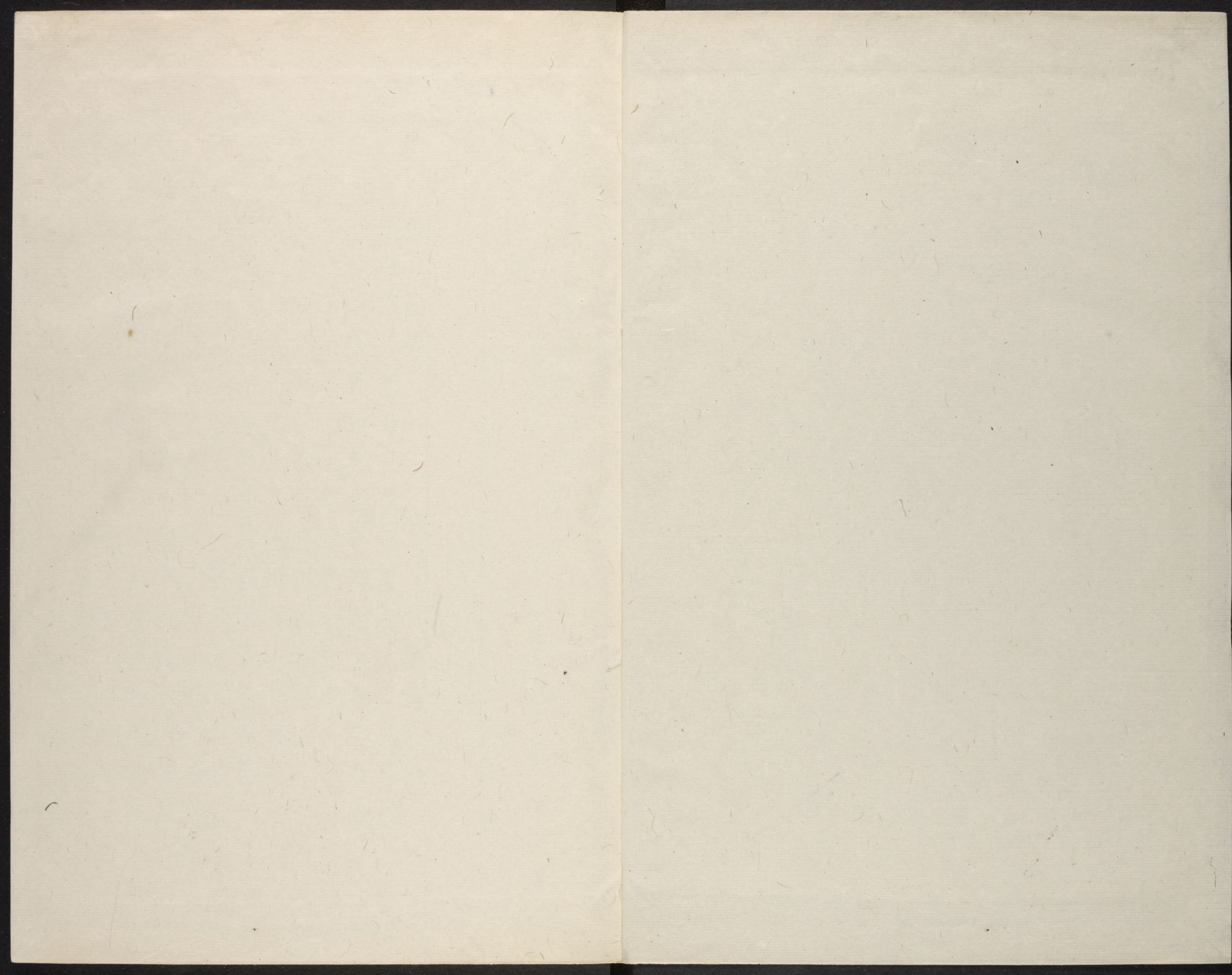


3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0

T 3243/6832.31



<p> 一、凡我同胞，如有志氣者，當先立其心。心者，身之主也。心定則身固，心亂則身危。故君子必先慎其心。心之定也，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根深則木茂，源遠則水流長。心之亂也，如木之無根，水之無源。無根之木，必枯而死；無源之水，必竭而涸。心之亂也，必至於此。故君子必先慎其心。 </p>	<p> 二、凡我同胞，如有志氣者，當先立其志。志者，行之主也。志定則行果，志亂則行廢。故君子必先慎其志。志之定也，如石之有砥柱，水之有定壩。砥柱在則水行，定壩在則水止。志之亂也，必至於此。故君子必先慎其志。 </p>	<p> 三、凡我同胞，如有志氣者，當先立其行。行者，德之基也。行定則德厚，行亂則德薄。故君子必先慎其行。行之定也，如天之有日月，地之有山川。日月在天，則天下明；山川在地，則天下安。行之亂也，必至於此。故君子必先慎其行。 </p>
---	--	--

四、凡我同胞，如有志氣者，當先立其德。德者，道之宗也。德定則道尊，德亂則道廢。故君子必先慎其德。德之定也，如天之有星辰，地之有草木。星辰在天，則天下定；草木在地，則天下生。德之亂也，必至於此。故君子必先慎其德。

貴州通志卷之第三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檄

諭巴蜀檄

漢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禺、太子入朝，南爨之君，西熨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願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衆，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囚，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六

一

屬唯恐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歿。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無窮。功烈著而不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各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艸。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葵即自賊殺。或亡。逝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歿。凶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唐蒙通夜郎。爰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之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

文

露壘文

明余志

陰陽肇分。天地開廓。五行迭運。四時交錯。寒暑有恒。雨暘時若。民物乃亨。四方同樂。胡茲貴陽。僻在南陬。氣候不常。異於中州。蓋界乎滇。播之僻遠。隣於庸蜀。之陰幽。諸彘。雜居萬山。綿亘林木。蔥蒨烟雲。拂境嵐濕。翠以妻迷。霧生塵而隱映。朝過辰兮。日未出。暮方申。今天已暝。或淫雨之連旬。覺陰氣之尤盛。驟者滂沱。兮。倒海翻河。細者蒙蒙。茸兮。迷村鎖徑。宛乎。鴻濛混沌。之先。黯乎。高唐蒙寐之頃。商羊屢舞。石燕頻飛。鸛鳴於垵。鳩逐其嶋。陽鳥乍現。兮。倏爾蔽虧。晚霞欲麗。兮。俄又翳之。或雷鼓之喧闐。或電光之陸離。雲頭鬣。天蓋低垂。連朝點滴。徹夜霏微。竇生魚兮。蛙產龜。苔滿砌兮。艸侵岐。淋惟火是資。太陽失常。明之職。后土無乾燥之時。陽石之鞭。弗應漏天之補。其誰睠茲。恒陰于時。為異既愆。於數亦拂。乎理。此露晞莫達。見諸楚人之騷。終風曠壘。形於衛風之比。傅咸多遠。寓之懷。李白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三十六

傷浮雲之蔽仲舒思縱陽而閉陰宗元欲挾蜺而
 誅蜈凡若此者無乃患天時人事之失經而各發
 其感嘆之思耶茫茫兩間必有真宰此而不治其
 患將大吾將訴于上帝哀此下人揮萬仞之長劍
 割千疊之頑雲命歸靈顯光龍騁其神八荒清明
 和控轡黃道馳輪耀靈顯光龍騁其神八荒清明
 萬象咸辨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孰不瞻陽德之炳
 煥觀天地之無垠於是河漢月星各有常度寒暑
 晦明咸循厥序宜賜當雨氛祲不生疾癘除去物
 類以繁人無怨苦豈非太平之盛事吾人之幸遇
 者與歌曰陰曠之關兮上帝之力兮下民咸
 懌兮昏濁之澄兮上帝之能兮四海永清兮

驅虎文

明程燦

燦與神也陰陽表裏民之貽患是方者燦當殫力
 驅之物之貽患是方神不能張威以驅之耶是方
 軍民頻年酷罹苗虐聖天子明敕有罰諸監司恭
 行天討其所以宣布明命而通達機隱者以驛是
 傳以馬是步也故得一當十得十當百不敢以獸
 視之茲者驛館十馬道路偏橋而羣虎噬其七不
 猶其百乎况民之畜是馬也時而芻之蹄而鐵之

信宿而暴囊之風雨而居室之不敢以獸畜之也
 是何貴重若此哉用以宣命而代諸監司部下
 勞者也神血食是方燦奉命為是方守均有責任
 者今苗之患也不能除之虎之患也不能驅之是
 神上不能體天子德意下不能解軍民倒懸所謂
 能捍大災者否矣神未盡職也寧不為神羞耶鎮
 遠萬山熊羆兔兕麋鹿亦萬種羣虎食之為有餘
 乃不食有餘之獸而食有用不足之馬豈馬之牧
 非其地乎抑守之不得其人乎古人為守虎東渡
 江北渡河燦為守而虎當道食馬燦媿於古人矣
 燦不職矣神當降殃於燦母以移吾民母以移吾
 馬神職不盡者燦得以無言哉是故驅羣虎人深
 山以安吾馬以解吾軍民倒懸神職盡矣於赫天
 命血食無窮蠢茲黎庶報祀弗替亦不敢爽信于
 神也不然民不得常安
 神豈能以久存哉謹告

祭忠武侯文

明王鼎

漢祚既微羣雄割據山河分裂風吹敗絮侯時晦
 匿臥於隆中識達時務人稱伏龍堂堂豫州帝室
 之胄志大謀疎顛沛弗售失徐走荆而始遇侯駕

凡三枉就侯與謀跨有荆益撫輯戎夏卻魏親吳
鼎足而霸維茲穉壤蠻獠攸居中有長江扼塞迂
紆荆益既取此地宜有由此而漕或便戰守侯時
率師循江而西來旬來宣弗貳弗攜歲月幽遐簡
編失載故老相傳猶有梗概荒山之隈乃有侯祠
訪問屏閣瞻拜後時先儒謂侯識其大者仗義履
仁卓然不舍維我後人學將何先師侯之心庶幾
得焉有酒在樽有殽在俎精氣流通無間今古

瘞旅文

明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
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
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
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
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
日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
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
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
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
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聞然涕下請
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飲三孟

嗚呼淪淪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
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
知爾郡邑爾鳥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
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蠶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
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
可有也胡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
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
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
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峭壁行萬峰之頂
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
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
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
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
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崕之狐成
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
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
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
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
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
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

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
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
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
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
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
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
隨兮道傍之豕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
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
與爾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議

請侯位母夏氏典議 明霍 韜
古者聖帝明王之卻天下也巡狩至於方岳詢百
年者就見之敬老也天下有百年之老天下和平
之氣之所徵也是帝所以申敬也漢文三代以後
盛德之主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
九十以上賜絮帛卯所以敬老也老者敬焉所以
勸天下之孝文帝導民以德之竟也皇上登極屢
頒恩詔凡民高年八十以上俱令郡縣有司給賜
米肉布帛有差凡以風天下而敦化基也今都御
史侯位母夏氏壽濟百齡尤世希有是皆我國家
敦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鐘為上壽天下生靈命
脉悠久之祥夏氏孕和協瑞產自全楚實我皇上
龍飛之地又聖德楚命無疆之福敬老尚年古
通議都御史侯位自任巡撫凡財賦之稽查百姓
之有恤利弊之與革竭力効忠地方甚有賴焉今
拘於例難准待養伏望勅令本官昭舊供職仍行
湖廣撫按有司申敬老之制於夏氏加酒肉粟帛
之惠則厚其親其子益以勸移孝為忠侯位將感

激圖報無窮厚一人民德因以
歸厚風化愈淳政治益有裨矣

議處銅苗事宜

明謝東山

貴州之患惟苗為劇然所以處之
訖無定論者道有三懷柔謂
度而易言之過也夫自古馭葬之道有
三懷柔謂之撫奉命興師謂之征審其
順逆而創艾之謂之撲滅然自古用兵
未有大得志於蠻彝者豈中國之力不
足以勝之哉勢不便也故征未可易言
也夫撫之于馭彝也猶日用飲食何可
緩也顧異輒者苟以慎重為名又不免
於養寇而階亂是撫亦不可獨恃也所
以代征而佐撫者有撲滅之法焉此可
以便宜行之者也此法行則兵不必眾
糧不必多而功倍於征懲者一二安者
萬億而無傷於撫是則可為也而好事
者或以為無功而不前畏難者或以為
無傷而之問至於尅愈熾而禍愈大於
是人舉之說復興嗚呼則胡不圖之早
之為愈也

改撥定番州學議

明吳堯弼

該本道查得普安州學事規見廩生員
二十名及候廩增廣丁廣生員二十名
附學生員七十名又查得起直

事規貴陽思州思南宣慰普定等十府司
衛一貢普安州宣撫司四年三貢威清等
一十二衛三年兩貢平溪偏橋婺川等三
衛縣二年一貢俱有成案為照地方風氣
必以漸而開學校人文亦以漸而盛若
因陋就簡人才寡少又非建學化俗之本
意矣今該府集議前來查得該府生員居
住百里之外每遇朝祭大禮多不赴學及
至行查多私情然亦事體兩便合無除程
番舊府民生見廩五名候廩六名見增十
名附學十九名習禮土生十名原以舊府
生員改入貴陽府學今建州學於舊府似
應復還州學作養不在粘鬪之例仍當遵
照勘合先撥廩膳十名增廣十名該本道
齊集二學生員不拘軍民當堂同該府并
二學教官唱名均齊粘鬪撥得府學廩膳
生員羅弘化等五名司學廩膳生員李良
棟等五名府學增廣生員劉時雨等五名
附學生員毛棠等一十五名司學增廣生
員周信等五名附學生員朱仕弘等一十
五名廩增附學生員已共五十名奏足程
番廩增附習禮土生五十名總共一百名
發入新設定番州儒

學肄業其廩膳未足名數容本道歲考優等有堪
 作養者并候廩各生陸續補足二十名之數歲貢
 一節照普安州儒學四年三貢事規即以萬曆十
 五年為始查取食糧實歷年深生員挨次起送今
 後在省軍生止許附寄府司二學肄業再不
 許假借原撥軍生名數援例冒入州學考試

建思州府議

明郭子章

思州府治建於都坪正統乙巳陷嘉靖辛亥再陷
 何利於都坪已遷平溪依軍而守倚江而宅何不
 利於平溪而論府治者便都坪不便平溪復皆徂
 於小利未觀要害安於平常忽於變故幸今日賊
 去之為安而不虞異日賊來之為禍也平溪有尺
 籍有武弁有堅城有大江得一太守居中調度何
 賊之足虞或曰平溪屬楚思州屬黔臂指不相使
 也今則一家矣或曰民屬府軍屬衛思民在都坪
 也彼貴陽平越新創亦何民之有今則加以軍民
 矣或曰迎送有奔走之苦過客有供應之費不若
 都坪逸也彼貴陽鎮遠平越三郡又將何避焉而
 以小費妨大計非矣膚見如斯願
 與豪傑共商之乃敢以聞之朝

公詳改設縣治議

國朝潘超先

看得黔省地方上抵雲南下接楚省乃往來咽喉
 之路凡一應驛遞差使以及運送餉鞘人夫絡繹
 不絕是以運民有偏苦之累每每疊詞呼籲在衝
 煩之處固不可不亟為裁改即偏僻之處亦不可
 不亟為歸併也本司等遵檄虛公諮訪從長酌議
 查通省驛站自鎮遠以至省城一路則由興隆清
 平平越新添龍里貴州貴前等衛自省城以至亦
 資孔一路則由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新
 興關嶺等衛所以上共計一十五衛所內除興隆
 新添貴州貴前威清平壩安南普安新興關嶺十
 衛所仍應照舊不議外如平越衛原與平越府同
 城普定衛原與安順府同城文武既不相轄軍民
 未免岐視似應議裁平越衛改設平越縣議裁普
 定衛改設普定縣仰將該衛之屯地屯丁編為縣
 土縣民縣屬府管庶上下相維軍民一體可以經
 久無弊也又如清平衛原係清平縣後因裁縣畱
 衛以致地方日見廢弛軍民日見紛爭今議裁衛
 復設清平縣並將該衛屯地屯丁編入縣屬為便
 又如龍里衛逼近省會原設貴陽府廳官一員分

駐料理後因奉裁歸府以致屯丁日用驛務難支
 今議裁衛改為龍里縣並將該衛屯地屯丁與從
 前龍里廳舊管民賦錢糧一併編入縣屬為便又
 如安莊衛與鎮寧州同城屯賦屯丁寥寥無多今
 議裁衛歸併州治尤為軍民兩便以上五衛皆係
 最衝最煩之處所當亟為裁改者也又如都勻衛
 則與都勻府同城府屬既屬同城亦應裁衛改為
 都勻縣即將該衛之屯地屯丁編為縣土縣民則
 催科撫字尤為軍民兩便又如黃平所與黃平州
 同城新城所與普安縣同城俱屯賦無多屯丁有
 限今議裁所歸併該州縣為便以上一衛兩所雖
 係偏僻之處亦宜亟為裁併者也至若議改之縣
 每縣止設縣官一員典史一員縣治見有衛署可
 駐即官吏俸薪較之衛官歲支無甚懸殊誠有如
 憲檄所云不過一轉移間耳再查歸黔賞功十八
 寨糧賦見係貴陽府通判駐劄安籠經徵但安籠
 地方屬於安順而賢否官評又出于貴陽似有未
 便今議將該通判改隸安順府屬仍分駐安籠則
 各實不致混淆矣更有請者至若鎮遠府屬之屯
 乘縣安順府屬之普安縣當設縣治之初未經設

定奪

立典史查典史有巡緝盜之責勢所必需之官
 應各添設一員以資巡捕可否統候憲臺酌採會

免場稅議

國朝潘超先

為場稅累民已極籲請題免以除夙弊事竊照
 黔省地方素稱羊腸鳥道山多田少不通舟楫迥
 非內地可比當偽逆踞黔之時賦役無制額外苛
 求遂設有場稅等項名色本司每于全省小稅不
 能無議焉今如一省之內既設有貴陽安順普安
 鎮遠四大稅永寧畢節烏撒鴨池四中稅思南銅
 仁之鹽稅又復設有小稅三十六處查小稅每場
 年收稅銀或百餘兩或三五十兩或有不及十數
 兩者與同大中各稅計筭每年共約收額稅銀貳
 萬兩有奇及奉我
 朝開闢之初乃因驛站錢糧無出遂將前項稅銀具
 題畱克驛用此亦彼時權宜一時之計耳竊思各
 直省地方或設有過客稅或設有落地稅從未聞
 有沿鄉集場收稅之例何獨黔省荒陬一隅濫如
 許之場稅乎况集場買賣不過本省苗民肩挑背

負米糧雞鵝金小販零星布縷油鹽等類最少最
微物件皆有納稅之苦如曰布縷油鹽應令納稅
會於經過大稅先已納稅矣小場不宜重納甚至
今日販賣東場則東場有稅明日販賣西場則西
場又有稅在司稅官役藉口稅額不敷多係零星
搜括累商累民本司職掌攸關不敢緘默除將四
大稅四中稅與夫黔屬接壤江干各渡口烏茶袁
家綿花三岔六廣盤江石阡之葛閃銅仁之省溪
江口以及思銅鹽稅並新疆平大黔三稅不便議
裁者年額稅銀一萬八千三百四十餘兩照舊抽
收外議將貴陽府屬之老鴉關雞猪等十小場安
順府屬之蘇隴雙堡等八小場平越府屬之楊老
鷄等五小場思南府屬之沿河思渠二小場都勻
府屬之都勻城外獨山二小場以上共計二十七
小場稅年額稅銀一千六百餘兩合無籲懇憲仁
俯准具題除免稅名稅額庶幾民害除而

國體隆所關匪渺小也

弭災議

貴陽百戰之後廬室蕩泯民乃編竹覆茅以居勾

國朝田雯

連鱗次竈廩無異位故多火一不戒輒延焚數十
百家不可撲滅至冬為甚當其將火也城南之水
先鳴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符契戊辰冬庚寅水
大鳴牛吼鼓擊聲聞數十里詢之父老咸云火徵
因致齊三日攜薊酌以祀南明之水而告於祝融
之神並禱於南將軍之廟然後設禦火之備而太
為之防久之水不鳴火亦不應民賴以安因思春
秋時宋衛陳鄭之火梓慎先言之裨竈請用瓘罕
玉瓚禳火子產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
也木火母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
信而有徵矣子產尚不肯用裨竈之言而今乃以
水鳴驗之豈有合乎且水以尅火水鳴宜無火何
以反謂之火不亦誕妄之甚歟蓋黔地水淺而溪
石冬則必渴渴則水與石激而必鳴非以召火也
然水渴則少雨而多風風起則火易作此物理之
常而不可以明民也則亦因其俗而濟之耳又非
獨因其俗也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救
日月則贊王鼓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日
有食之則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所以云救也左傳
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大率倣其

意兩行之曰禳魯之徙竈告廟鄭之大為社祈於
四鄰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鈎梯水器以二
十人為率分道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
猶拾潘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濡為
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
表之臺道還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
所燬是也曰倉庫獄囚魯之府庫慎守官人肅給
鄭之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是也曰稽奸驅骹鄭之
使司寇出新客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
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林是也曰城池戎伍
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于倣其
意而行之不敢有所置而不講闕而多疎也然魯
衛之救火一耳而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說則畧
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鄭小國也間於晉楚
脫一旦乘會變作不有武備如鄭之疆宇士女何
如東里大夫之心良亦苦矣黔城孤處萬山苗蠻
雜揉哀鴻初集奸宄伺窺今之因水用兵蓋以僑
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其意而行之所以云救也
古者因事之祭小祝掌小祭祀 國朝衛既齊禱祠之

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戕兵遠
臯疾候之言候也候嘉慶也禳者郤凶咎也求福
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祈福祥順豐年逆
時雨三者皆候也寧風旱弭戕兵遠臯疾三者皆
禳也今歲秋冬之交宜寒而猶煥熱時合不正瘟
疫流行省會兵民兩罹回祿十月朔日尚有奔雷
俱政刑之失節有干天和水火疫癘之不時神滋
恫民滋疹也事神治民地方有司之責矧為大吏
表率茲土心惴惴何敢康寧為民請命禱祭之
皆宜修舉其在小祝將事著有候禳禱祠之祝號
曷弗法而行之攷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相
近一曰相迎也一曰即禳禱也寒暑不時則或禳
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周禮以禋燎祭司中司
命飄師雨師樛積也詩曰芄芃棫櫟薪之禋之積
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今郡縣有
風雲雷雨壇則寒暑風雨之祭可舉也周禮以狸
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狸祭川澤曰沉以驅辜
祭四方驅披牲胸謂磔禳也又命主祠祭禽於四
方謂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即司馬職所云羅幣
獻禽也此皆方社之祭今郡縣有山川社稷壇皆

可祭也又禮記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建亥之月周正也月合孟冬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養老勞農等事皆於蜡祭時合而舉之八蜡者一先嗇謂神農也二司嗇謂后稷也三農謂田畯也四郵表畷郵表郵舍所表田畔也畷井田間道也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五貓虎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六坊謂昔為堤防使吾禦水患者也七水庸謂昔為畝澮溝洫使吾為旱備者也八昆虫謂暑生寒死螟螽之屬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古者年穀順成八蜡乃通故豐年爾頌為孟冬八蜡之詩今歲秋頗收稔則蜡禮宜復也今擬於東門外風雲雷雨壇祭寒暑風雨之神詩歌信南山之二章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虛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於西門外山川社稷壇祭方社八蜡之神詩歌甫田之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於火神廟祭詩歌豐年載芟良耜三田之二章於城隍廟祭詩歌豐年載芟良耜三

公移

詳辨黔楚幫貼兼制公移

明程 燾

文武軍民莫非王臣湖廣貴州莫非王土英雄豪傑行政無所事而事之至於編審差役夫馬則量地方繁簡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如其善邪合之萬口無詞則行之萬世無弊少有偏私甲可乙否則朝更而夕改矣故英雄豪傑行政視理之是非而已矣事之有無而已矣故不肯以百年定規聽無籍之言為適從也鎮遠衛軍夫扛擡誠困苦矣然正雲貴官員往來有數也非若南直隸之徐州滁州北直隸之河間真定水陸交會四通八達者可比也今查得經過官員有夫有馬有廩給口糧有柴炭油燭鋪陳什物如親臨上司有心紅紙劄夫役軍衛也馬匹有司也廩給口糧有司也柴炭油燭有司也鋪陳什物心紅紙劄有司也是五者軍衛有其一府有其四以軍夫扛擡而告有司幫貼不知廩給口糧馬匹柴炭油燭鋪陳什物心紅紙劄軍亦幫貼于民乎否也地方師旅巡撫總兵守巡俱駐劄鎮遠府一年二年之久圍隨防守官軍

數百不知鎮遠軍衛會應付廩給口糧馬匹柴炭
油燭舖陳什物心紅紙劄乎否也差役莫繁於畱
都軍民各有定分黃馬快船屬四十八衛迎送夫
馬屬上江二縣內府供應器皿屬各行舖戶勾攝
詞訟緝捕盜賊屬五城兵馬轉輸莫大於漕運軍
民亦有定分米出於民運撥衛軍若蘇常之白糧
民之米亦民自運也不與軍衛干涉今欲鎮遠衛
扛擡而告民幫貼是畱都黃馬快船可以告有司
舖戶之幫貼江南江北之運軍可以比例蘇常白
糧之自運有是理乎否也有是事乎否也按志書
鎮遠府民元總管用仁智殘民也洪武五年為鎮
遠州屬湖廣布政司洪武二十三年設鎮遠衛五
所思南宣慰治鎮遠州固苦軍侵已乃奏徙思南
永樂十年宣慰田琮田宗鼎互相屠戮朝廷遣工
部侍郎蔣廷瓚按狀多不法罪田宗鼎永樂十一
年開貴州布政司改鎮遠州為府是衛先於府也
民之苦於軍非止今日也按地理府治在河北石
屏山下河崖一帶之地市無重街衛則有磚城五
門週圍六里零一百步城內有五山曰五老峯是
衛大於府也府屬鎮遠施秉偏橋印水四縣司止

六里民糧共八百七石六斗六升衛則跨辰州鎮
遠思州石阡偏橋印水施秉之水田陸地者八十
八屯思南二十三屯麻陽二十二屯共一百三十
三屯徵米豆二千三百二十三石二斗一升又隸
臻剖蠻彝長官司額糧八十石歲派淑浦辰溪黔
陽三縣秋糧共一萬四千石是府之歲收止八百
石衛之歲收則一萬二千八百石是衛廣於府也
鎮遠府衛雲貴通衢有店房止宿行貨之商有經
紀牙儉居貨之賈此軍民之生藝也今查得米豆
魚鹽磁器牛馬店戶經紀俱是軍舍克當是商賈
之利軍舍多獲於民也由此觀之則廩給口糧馬
匹柴炭油燭舖陳什物心紅紙劄凡所以應付往
來經過官員者軍當倍出於民然民負屈不敢伸
訴推避者法立於先朝事遵於歷代不敢倡為浮
言以起邊釁也鎮遠衛屬湖廣則貴州兼制誠當
革去矣豈貴州軍士不足而藉四衛以克實邪貴
州則有一十八衛三所官軍也豈貴州稅糧不足
而藉四衛以徵納邪貴州則川湖二省有司之糧
也故貴州之屯田不資於四衛之耕貴州之軍器
不資於四衛之造貴州之歲用不資於四衛之輸

貴州有總兵府歲用紙劄每衛白銀八兩一十八
 衛三所用之有餘並無片紙分派四衛也貴州修
 理百工供給百物用之數多並無毫分派四衛也
 平清偏彝四衛生員則食貴州之廩糧鄉貢則分
 貴州之科第歲貢則次貴州之賓興是四衛無益
 於貴州貴州有益於四衛也亦何病於兼制哉天
 下輿地西莫大於陝西南莫廣於湖廣南接南畿
 西距川貴道路不知其幾千里故湖廣上司之不
 能巡歷其地者勢也所藉以廉察官軍姦弊撫綏
 邊徼彝苗實有藉於貴州之兼制也任事無稽不
 敢浮議即本職到任後如指揮王節守備李潤枉
 事得以開釋犯事得以免參皆貴州兼制之賜也
 然則四衛亦何病於兼制哉兼制奉朝廷勅書也
 如江左之太倉江北之徐州北直隸之天津各皆
 有兵備官皆山東職銜也以三犯徒罪不軍而故
 違朝廷勅命有是理乎否也有是事乎否也有是
 法乎否也大禹之治民祀神豐儉適宜孔聖人無
 間然猶自下車泣日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為心
 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盤庚遷殷大家
 世族胥動浮言盤庚乃出矢言以顛之三篇之作
 諄諄以口舌代斧鉞三代之時若此降而至於今
 之末世邊徼彝軍無怪乎其不以官府之心為心
 也本職諛諛多言狂妄之罪自不免然不如是不
 足以解其惑破其奸折其心而軍民爭奪無已時
 矣公移上其議遂
 寢至今守為定制

示

示保甲諭

明王學益

諭父老子弟本院祗奉上帝命巡撫是方臣以弭盜
 安民為念聞爾會城之下往年多盜公私相視無
 肯收援或反作姦藏逆潛通密引此豈獨頑悖者
 之罪官司者政教之不行蓋有責焉今為保甲法
 與爾等相聯屬因導之善大約以十家為一甲每
 家各置一小牌十家共置一總牌小牌各揭門首
 總牌輪次取掌令各以吾告諭之意日相傳宣使
 各欣欣日勸於善父勸其慈子勸其孝兄勸其友
 弟勸其恭夫勸其和妻勸其柔鄰里勸其早辦睦朋
 友勸其敦信差役勸其勉供賦稅勸其早辦睦朋
 勸其勤治無益勸其謙慎含忍凡同甲之人相親相愛
 惑凡處事勸其謙慎含忍凡同甲之人相親相愛
 若有空乏疾病相與恤之扶之若有爭而至於訟
 相與和而解之若有不法不可諫者相與告
 於官而正之告之而力有不法不可諫者相與告
 之若有水火盜賊之災十家共出力而救之救之
 而力有不及則以甲傳甲合百家千家而共救之

仍每家各以其力置爲禦盜之器止火之器使無
至於臨事束手則雖以十家爲保實以百家千家
爲保矣禮義興行風俗淳淳美室家常安弗虞有備
此卽堯舜之民所謂時雍者也父老子弟聽毋忽
閻梅公曰文以行遠有詔誥之文君所以出治也
有章疏之文臣所以立功也人有可傳則以文傳
之事有可紀則以文紀之山川雖矣非文不彰名
勝雖多非文不顯有露布而武功著有雅頌而德
榮光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夫今

聖天子文教誕敷海隅日出丕冒光華行見貢軒轅
之鼎獻成湯之砂洋洋纒纒日異月新比之探玉
於崧陽採珠於合浦

貴州通志卷之第三十七

補

雜記

閻梅公曰予偏閱各省諸志徃徃有逸事列卷末
所以備遺忘昭炯戒也黔在宋元以前無成書可
考然其軼事時散見史籍中若西南彝之種類與
夫奇聞異說草妖木怪皆可附麗於黔志者總爲
一卷名曰雜記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盤瓠種昔帝嚳時忠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
得犬戎之吳將軍之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

名曰盤瓠遂銜其將軍首至乃以女配之盤瓠得
女負走入南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
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
形衣裳斑斕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彝有邑
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媿徒所居皆深山重
阻人跡罕至長沙黔中五溪皆是也

今思州鎮遠銅仁黎平諸

蠻大半盤瓠種類

南平蠻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治州戶
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
上名爲干欄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

穆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
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
貧者無以嫁則賣爲婢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其王
姓朱氏號劔荔王唐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
隸渝州又有審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
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
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
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後又率
部落從征遼東煬帝授官遣還又以其族人審宣
爲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其地附蕭銑武德初以寧

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諸州始通長真死子據
襲刺史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
族數十居之宋治平中熟彝李光吉梁秀等三族
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誘脇漢戶有不
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稅
賦皆里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獠劫
邊民官軍追捕輒逃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守
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噐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
運使孫固判官張詵使兵馬使馮儀葉簡杜安行
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寨平蕩三族以

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百石絲綿一萬六千兩
以賓化寨爲隆化縣隸涪州建營懿扶歡兩寨其
外銅佛坦者隸渝州南州縣地皆膏腴自尤吉等
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
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
命熊本討平之建坦爲南平軍以渝州南州涪州
隆化隸焉元豐四年有楊光震者助官軍破乞弟
殺其黨阿訛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秦播州彝族
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溱播二州後皆廢

秦播在鎮

遠思南
黎平界

東謝渠帥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中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字刻木為約巢居刀劍不離其身冠熊皮披猛獸革酋長名元深代襲其一族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唐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滕而著履貞觀中開其地為應州隸黔州都督府

唐黔中郡所管羈縻州今屬思南府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竝南蠻別種其界東至彝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與東謝同趙

氏代為酋長有萬餘戶自古不臣中國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朝州以首領趙

唐為刺史今思南府

牂柯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為本土牧守隋末大亂遂絕唐貞觀中其酋遣使修職貢勝兵戰士數萬於是列其地為牂柯唐黔中郡羈縻州昆明蠻一曰

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

此九千里指葉榆河而極言之也今黔省布政使司距京師七千六百七十里土畝濕

宜杭稻人辯首左衽與突厥同逐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尙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武德中

嶺州治中吉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使朝貢求內
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牂柯使皆來龍朔三年矩
州刺史謝法成招慰北樓等七千戶內附總章三
年置祿火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
萬內附析其地爲殷州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
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
餘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
首領爲刺史昆明九百里卽牂柯國也兵數出侵
地數千里元和八年土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
元年鬼主阿珮內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爲羅殿王

世襲爵其後又封別帥爲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

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卽交州也無城

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

爲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牛馬三十俗與東謝

同首領亦姓謝氏

今思南都勻黎平界

充州牂柯別部與牂柯鄰境勝兵二萬唐貞觀中

朝貢列其地爲充州開元中牂柯酋長元齊死孫

嘉藝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天寶中其裔

趙珍裔有戰功閤羅鳳叛宰相楊國忠授珍裔黔

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

獨寧終工部尙書貞元元和以訖開成朝貢不絕
充亦作充
今思南府

獠蓋蠻之別種徃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
於邛笮川谷之開所在皆有俗不辯姓氏又無名
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改
婦人阿彝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
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
數徃徃推一帥為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
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
第自吹擊之好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

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
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十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
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
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猪狗而已亡失兒女一
哭便止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
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
敢更稱良矣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羣
聚鼓之以為音節為紉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
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
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俗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夜郎國漢時西南彝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鄰滇國其國鄰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其地多雨潦俗好巫禁忌寡畜產又無蠶桑故最貧鈎町有枕椰木可以爲麵

姓資之

鈎町漢以爲縣屬牂柯郡

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

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爲郎中遂見夜郎侯蒙厚賜諭

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

乃與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理道自

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彝邛笮可

置郡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彝爲置一郡尉十餘

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彝道戍轉相

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彝又數反

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

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遂胡弘因數言西

南彝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彝獨置南

彝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

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開出西南彝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閉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彝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彝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牂柯談指同竝等二十四邑

竝音伴談指同竝後皆為縣屬牂柯郡

凡三萬餘人

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牂柯大破之後姑繒葉榆人復反鈎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

功漢立亡波為鈎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

與鈎町王禹漏臥侯俞

漏臥邑名後為縣屬牂柯

更舉兵相攻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大

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竝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

匡和解蠻彝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効可見

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廼以聞

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眾中固其謀黨

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遠藏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

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備守之

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
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選
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
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
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
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反已
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爲
牂柯太守至牂柯適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
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
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脇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

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
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竝加褒

賞桓帝時郡人尹政

尹政諸志
俱作尹珍

乃從汝南許慎應

奉受經書學成還鄉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學焉

政官至荊州刺史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彝等州
其地北距兗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
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
散居村落土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征戰
乃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
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

擊銅砂鑼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柯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朝貢宋乾德三年平蜀五年知西南蕃南寧州蕃落使龍亮瑄等來貢詔授以官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來貢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百七十人來貢馬百六十匹丹砂千兩大平興國五年蕃王龍瓊居遣其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七人以方物名馬來貢自是至景德朝貢不絕太

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三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麋鹿充食每二三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豕以贖國王居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獒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爲飾太中祥符以後頗爲寇抄轉運使寇瑊調兵擊之彝人寧息天聖以來訖于元符貢奉其首領龍氏於

諸姓爲最大世世襲職貢奉尤頻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異者恩賞而已賜以袍帶等物至刺其數於臂故事蠻彝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龍方張石羅五姓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番云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

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

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唐高祖卽位以其子弘遠爲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論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

濟火漢牂柯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

身魍面白齒以青布帛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
戰鬪尙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
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尼擒孟獲
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
更直皆屬焉匕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
鳩杖稱強大焉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颯率衆內
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封
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
元年授阿晝爲武畧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卜
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

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
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
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閒加安
貴榮叅政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
祀未斬云

獠在牂柯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木耳
彝舊牢西以鹿角爲器其死則掘而燒之而埋其
骨木耳彝人黑如漆小寒則焙沙自處但出其面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
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飲日盡產爲飲棺臨江在

高山半羣助鑿龕以葬之山上懸索下樞彌高者爲至孝卽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後漢史云有女子浣於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剖之得一男兒養之及長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中置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彝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

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習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駛流昔人所咏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嶺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砦河崖較他處倍高亦倍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點爲叢七八點十數點爲叢經二三日漸長併數點爲一片大如輪小如掌鮮明爛熳再二三日漸

黃漸澹倏忽而歸鳥有矣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
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
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低
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亦異矣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
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
卽斷手中足卽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
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
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爲沙風中
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閒有之黔界尤甚爲客中
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開
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
甚湘衡北閒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蟆子色
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卽麩鹽樹葉背
上春閒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治
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卽不化去不然者必竅
穴而出飛爲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
之不見能晝夜害人雖帳深密亦不可斷以麤茶
燒之煙如焚香狀卽可斷之又如席鋪油帔隔之

稍可滅

脆蛇長尺許圍如錢嘴尖而尾禿背黑腹白暗鱗
點點可翫也生黔地伏草澤閒出入往來恒有度
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不知而入其中急持之
方可完稍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癘
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按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
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
所得之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
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

之令怒使不在其憤毒則自斷爲三四其斷之處
如刀截焉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則
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相
斷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
也

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籠
之仲家謂之補籠藥采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
雞犬婦人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
藥名勦者點之塗諸矢插之步又中懸於火側時
時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

皆立斃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刀自頂至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
麴藥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麴則毒不驗鬻麴者
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南蠻
有毒槩其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亦謂之鐸
刃此或其類與

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
則倍之於是躡其壑勸其屬捶其塹而後影見焉
或仰以升或俛以縋偃僂焉首與膝竝也遽除焉
足與尻張也又虞土之崩也六度楮之穴之逃也

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
之淘之炙之鎔之凡蠱毒之中人浸之磨取其汁
而飲之功與蘘荷葉等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
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
近之愁愁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
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
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
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跟
大囁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廣南有常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素與侯善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趙佗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壩有鄧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勒之鼎噐今定番有

韋番司其先亦出於廣南晉天福間楚王馬殷遣

其八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韋番其一也其人雖隸版圖奉冠帶輸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鳥息未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之自與鄧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

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賫益部監軍
使書案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
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
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
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
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
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
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卽彼中車馬也泊在近州
州牧亦坐籠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

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畧謁
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
在林木之下一茅齋大校三五人逢迎極至於是
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
筵夾調在醢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齏若
無此一味者卽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
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猯者是
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多
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
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

迎入宮盡禮事之間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
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勘其過
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日蠶叢
氏都鄆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馳花開木落
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健爲之地
何其炎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
爲瓦礫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畱不住問其後事皆
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處曰莫交牽動青
猪足動卽炎炎不可撲驚獸不欲兩頭黃黃卽其
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

鳳諸州報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竝爲
煨燼矣乃知太歲乙亥是爲青猪爲焚藝之期也
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爲驚獸干與
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驚獸兩頭黃此言不
差毫髮

元和中刺客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旣落舟行甚遲
江濱有溪洞林木勝絕商因杖策徐步窮幽深入
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茅舍沿流詰
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詣有尼衆十許延客姿貌言
笑固非山壑之徒卽升其居見廷內舍上多曝果

貴州通志 卷之第三十七
迎入宮盡禮事之間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
累而至商謂其深山窮谷非能居焉疑爲妖異怒
遽而返衆尼援引雷連詞甚懇商旣登舟乃訪于
舟子皆曰此猿猱耳前後遇者非一賴悟速返不
爾幾爲所殘商卽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則無
踪跡矣

僞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嘗從知於黔南暇日因
閑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可判官乎曰
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
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

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往青城山也待君官滿
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
深志之後歷累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
亦常來往何重甚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
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
言殺縣令嚮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
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卽小將軍之首也賊於
是自相賤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
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却歸舊山爾
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

之

元馮士啓者許昌人仕黔爲順元府經歷嘗奉遣抵驛站日已暮站吏告曰今夕馬蚌上岸麻色須斲停以避之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行數十里至溪畔忽見一物如屋烏刺赤下馬伏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目搖手不答馮於是下馬祝之曰某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卽轉入溪中腥風毒霧尙觸人口鼻乃各上馬比曙抵前站吏驚曰是何麻色膽乃若是馮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螞蟥精也馮後官禮部

尙書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狄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尙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頂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攫旣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一子去大虎獨畱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

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畱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看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可代我不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人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

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脚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

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

費州今思南府

張三丰閩人明洪武間以軍籍戍平越衛蓬頭草屨四時惟一破衲行丐市上人呼爲邈邈仙自於高真觀後隙地結茅爲亭晝則閉戶靜坐夜則禮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奕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曰葬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侯嘗自叙云幼年慕道長歲求元識至人之奧旨悟義理之深詮又有了道誦及無根樹子詞如干首大

類叅同契內景黃庭諸說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逃耶如是所云浮丘洪崖安期生王方平輩固未可知矣亭前一池似石盃然泉出地中澄泓不涸旁有桂一株亦邈邈手植三百年故物永樂閒曾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說者謂金川之役蓋假訪三丰之名以偵遜國者之逸蹤也卽孫文恭望仙臺詩亦云望仙臺迥草花籠邈邈真仙落故蹤永樂當年書誥在誰知不爲覓三丰然傳信傳疑皆不可考最可異者平越城西山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

上有三丰遺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材策西行儼然畫圖極可觀旁刊神畱宇宙四字

詹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目輒成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爲諸生時見器於巡方使者每名見必欵語移時聽其言歎爲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正統戊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役先是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廷議多謂麓川遠蠻不足校王振方用事欲示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兵部尙書王驥迎其意

遂以驥督蔣貴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窮其巢而思
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復熾
驥再往征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
石十三年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養爲
患復命驥督宮聚張軌田禮軍十三萬征之踰孟
善至孟那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戰
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三事又言靖
遠伯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
惟縱已欲行李一二百扛役夫五六百人挾帶彩
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祖訓擅

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畱以用及至行師全
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
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
艱辛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駝糧爲名派馬一
千餘匹不知此何施設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
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
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昔唐
南詔叛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
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
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沿途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
下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持原之詔公往叅其
軍公詣闕辭公卿爭識其面有欲薦爲臺諫者滿
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
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修羅公玘表其墓曰正統
己巳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旣騷動矣乃疎遠
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
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
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
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灾者豈無自哉公所

著有止庵集孫恩登成化己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黔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
於拳經月不凋縱人觀之當時以爲瑞未幾兵敗
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
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
固有其先見者

昔鐵索橋爲寇毀時值嚴冬伐竹夾船以濟師至
春夏竹節閒盡長枝葉覆水面若土植者久之不
敗雖云水氣使然然已不根矣枝葉何由萬哉黔
人言往歲多旱林竹頻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

而味甘民間多采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竹花則必旱蓋旱徵也

明天啓乙丑水西安邦彥蘭州奢崇明糾合霑益烏蒙舉兵犯滇直抵馬龍鋒銳莫可當人鮮鬪志黔省戒嚴調陶士司兵至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跑吼躍起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挫賊鋒人馬皆僻易復捲一悍賊擲天墮地蹶踏如糜賊衆咸披靡有陸姓小將乘機逐北遂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尙勃具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膿餘三升遂斃滇黔之

人皆德之爲封壑立碣於馬龍南山之陽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爲軍師已而疑之乃改爲平東將軍而以李定國爲安西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偵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死可望率衆奔黔丁丑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路搜捕箐洞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鷄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月我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寧叅

議武右文率眾拒守城破被屠竝屠安南普安等
 城遂入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鑛復貴陽城四
 月苗賊藍二糾眾反陷湄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
 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僞忠國公王祥與皮熊構
 釁即羅聯芳治兵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
 之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為祥所敗
 已丑正月僞總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
 允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為詞遣其前鋒白文
 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等等洞
 破之旋撤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

國至自滇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公八月可望至貴
 陽辛卯三月可望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永曆請
 封為秦王設行宮各官及府州縣衛所官遣營官
 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走死
 收其部數萬眾盡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曆於桂
 林置之安籠所凡永曆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
 望開銷僅可以活六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
 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取重慶及涪州
 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為馮雙禮
 所構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曆還

滇丁酉八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
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
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貴陽吳孝廉常語人曰昔升菴楊先生之謫金齒
也數往來黔省至則常主于余家與曾大父相留
連不忍去一日楊先生至余大父侍先生問焉曾
大父曰兒方就外傳學作對盍以對試之先生顧
庭樹見鳥集其上曰對亦非易易者即如鳥之一
字實兼兩義大父應聲曰翠先生驚羨呼爲小友
臨別贈之紙筆侑以白金嗣後屢致書相問遺逢

人必稱道勿絕及嘉靖壬子大父舉鄉試第一
生走幣來賀訂忘年交嗚呼古人之愛才如此由
今視之真景星慶雲矣

黎平城中有神魚井異物潛焉雖大旱泓然而盈
井與何文烈公宅相近公生而井遂涸及公歿而
井水復溢人以公爲神魚所化論者謂宋文信國
公亦係湖蛟廬陵人至今能言之兩公行事合若
符節宜其相同若是也

承熙庚午潤州蔣君寅爲方伯居黔署一日其家
人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際以好語祝

貴州通志 卷之二十一
之則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
易諸僕婦之釵梳衣裹甲置于乙夫之房乙置于
甲夫之榻種種變幻久而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爲
其顛仆誦經修醮迄不能辟方伯知之矚焉則空
中有聲如嬰兒嘲謔嬉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
莫知其何怪也

梅公又曰余既續貴州通志不禁怒然有愾也以
十一府之溯源竟委二千年之闢土開疆使皆如
十五國焉何難哀而集之滙爲大觀哉茲則徵之
於文而文闕如也徵之於獻而獻靡諮也卽欲存

什一于千百已憂憂乎其難之矣矧筆力旣非扶
風博雅又非浚儀則繼此而修明者尙俟後之君

